



00002

道光癸未仲秋 錄

左海經辨

三山陳氏藝文錄

金壇段懋堂先生書

甲子三月

段懋堂

大清

玉裁頓首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今每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

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弟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此來大箸能見示一二否臧西成人都因便布請福安西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之樂可知也伏惟雅鑒不一一玉裁頓首

又 癸酉十一月

辛年握手匆匆以爲大兄先生卽出就維揚之館相晤不難也旣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卽設閩中無任馳溯海左海經辨

內治經有法之儒爲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攷等書尙未拜誦卽爲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年來著述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耗及之不能掣精殊可歎也未悉尙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人厚民飢驅鹿鹿茲因江子蘭沅之便肅侯侍奏近安子蘭與顧千里蘇之二俊也寄吳弟段玉裁頓首

又 甲戌九月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萬安興居多吉今歲三奉手札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尙書儀禮諸經說一一盥手雜誦旣博旣精無語不確如執事者弟當鑄金事之

今文尙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壽祺謹案伏生尙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戡耆微子收誓鴻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浩誥多士毋劾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尙書正義一名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

左海經辨

卷上

一

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

見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惟讀字作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大誓

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書楚元王傳文選讀作讀王充論衡正說篇

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

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

尙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畧不合

益傳聞小誤趙岐孟子章句曰滕文公篇今之尙書大誓篇

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尙書者也尙書正義

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

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
言畧同論衡而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
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
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故七畧云今大誓篇孟
子注云今之尙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古也攷向歆領

校祕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元年

據本

傳年七十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

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五經於石渠尙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
假倉皆歐陽高及兩夏侯弟子兩夏侯子政所與同朝
地餘諸人子政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末不過數十年

左海經辨

卷上

二

間耳大誓之後出與否尙書家諸儒安有懵然罔覺者
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者筆之於書哉卽子駿
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關其口耶吾是以信向
歆而決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伏生得
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
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非也遷
旣見大誓後出矣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昌
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
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
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藝文志

尙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

三十二卷卷卽篇也

閻徵君君瓌尙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尙書攷王光祿鳴盛尙

書後案丛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余徧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正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

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受經前

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

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滅之爲二十

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

林攷六莠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旣疎而取後來附

益者以溷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

官之本也不亦僞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

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彙

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莠文志

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

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

中書有序也尙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

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

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

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

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

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

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玉海卷四十二引脫下五字

而莠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

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莚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

實也

經典釋文於稟飭未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

古文如是今文度亦

宜然且尙書正義引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卽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享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尙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

左海經辨

卷上

四

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尙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

正義卷一

今子謂伏

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答曰永嘉之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尙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譏史記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併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併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

氏追敘之詞也謂夏侯經二十九卷之本增大誓而序

在外者也

史記儒林傳但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皆

未明言今古文篇章數則云考二十九篇者審爲班氏追敘之詞

第二班氏於伏生求得

二十九篇徒襲史記之文而失述得大誓顛末遂使伏生所傳與夏侯等所增併爲一詞蓋固之踈而非遷之

過也曰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竝載今文大誓近二

百言而儒林傳何亦不言得大誓事與曰史記網羅極

博周本紀齊世家自載後出之大誓儒林傳自舉伏生

之併序二十九篇豈相盪也且如湯征一篇非孔氏古

文逸十六篇中所有而殷本紀錄其文亦將反以病遷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乎哉

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

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大誓之

詞是時元光元年

武紀

大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

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尙書傳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

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旣與尙書傳

不符則非據今文尙書矣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

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鳥皆見周書及今

文大誓

唐人以枚頤本秦誓爲古文以馬鄭本之大誓爲今文顏師古李賢司馬貞皆然索隱又誤以

史記之流爲鳥爲古文

文選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

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通幽

賦注又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

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下

者八百諸侯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此文皆與大誓同尚書

正義引梁武言本有兩大誓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

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梁武

雖不辨古文今文之真僞然言周書以別尚書則是大

誓文具見逸周書今亡之矣又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尚書

中候說赤鳥白魚事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爲赤鳥又曰有火自上復于

左海經辨卷上六

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齔又引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九羽族部七引畧同皇王部引流爲其文多赤鳥下有五至以穀俱來六字亦與大誓合

同大誓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

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凡彼聖

人必趨時皆但稱書漢魏人引書緯亦偁書然則仲舒

對策引書安知非據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

前乎仲舒者漢五年婁敬說高祖已偁武王伐紂不期

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史記劉敬傳是時

伏生壁中書且未出况大誓耶蓋大誓之文往往散見

傳記久矣曰尚書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

洛誥

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

又曰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

困學紀聞

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至羣

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

御覽皇親部十二

又引武王伐紂至化

為赤鳥三足凡二十一字

御覽居處部九

又引惟丙午王逮師

至前歌後舞凡十七字

御覽人事部一百八

皆不偁書曰而其文

於見大誓

見史記周本紀漢書律厯志尙書堯典毛詩大明思文等正義

非伏生書有

大誓與曰大傳惟四月以下文既不偁書曰且其詞甚

長此傳引經亦無是體尙伏生經有其文傳錄之何為

繁而不殺乎蓋伏生於大誓記其殘簡逸文因以為說

耳抑余又案鄭康成尙書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

左海經辨

卷上

七

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

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

玉海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

是大

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兩夏侯章句勝建所著

傳見本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為之攷菽文志錄

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而其先張生無書則歐陽章句亦

當出於子陽不出和伯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注釋類與釋文序錄同劉昭注續漢志解

六宗引歐陽說稱和伯非也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應

劭漢官儀云光武中興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亦誤

復攷說文弟十四下夙部嚮字解曰歐陽喬說嚮猛獸

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同嚮作螭此釋今文

牧誓如豺如嚮之詞也

史記周本紀載牧誓嚮作離嚮正字離螭通借字

歐陽

喬卽歐陽高喬高形聲義三者皆近通此高作歐陽章句之證是章句又出於張生歐陽和伯後也鄭君以作章句與作傳並言然則大傳亦多後來遞增者矣穎達已疑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爲大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今稽覈之則大傳侮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曰然則三家尙書增大誓孰先答曰大誓之合於伏生尙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案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儒林傳贊武帝世尙書博士見於

左海經辨

卷上

八

史者有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

歐陽高漢書儒林傳

考兒

寬詣博士愛業孔安國

兒寬傳

後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

至曾孫高爲博士則高爲博士在安國後也高伏生六

傳弟子夏侯勝伏生五傳弟子勝爲博士在昭帝世則

向歆所言武帝末之尙書博士得非歐陽子陽乎當時

旣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况

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

尙書音義馬融注康王之語云

王若曰以下歐陽大

殷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三卷是於

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

矣夏侯勝宣帝時卒年九十計得親見大誓之出傳稱

其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左右采獲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書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所以然者豈非緣大誓後出而序非經文故可各以意增減卷數耶否則三家之經同出伏生安有多寡參差若此者哉

或又曰菟文志言得古文別錄言得大誓並在武帝末則是一時一事所謂得於壁內卽指壞宅得書所謂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卽指安國讀古文以起其家之事兒寬受業安國又以授歐陽生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正

左海經辨

卷上

九

由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經皆併序數之惟歐陽多大誓三篇耳答曰菟文志述共王得古文尙書論語孝經系之武帝末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袁宏後漢紀建初八年_{卷十}皆云武帝世論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爲魯共王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其言封魯之時及百篇之數雖乖而亦言得書在武帝世漢書景十三王傳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好治宮室

者約畧追述之詞近論古文者以詞害意遂謂共王初
卽景帝初轉摘菀文志爲誤非也但攷共王以孝景前
三年徙魯二十六年薨當孝武元光六年不得至武帝
末菀文志亦約畧追述之詞包安國獻古文事統言之
如劉歆移書上云孝武皇帝之時次云大誓後得其下
追述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此詔
在元朔五年見武帝紀及儒林傳序時大誓未出而共
王已薨矣其下乃又更端追述共王得書安國獻書事
古人文章錯綜每如此要之獻古文與獻大誓雖同在
武帝世而得之也實非一時一事如欲併歸安國所得

左海經辨

卷上

十

則志當言安國得逸書十七篇何以止言十六也菀文
志卽本之七畧七畧何以一事岐出也安國所獻古文

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施行

菀文志儒

林傳劉歆移書
太常博士並同

何以大誓獨得充學也兒寬詣博士受

業安國後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

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就寬之年事逆計安國爲博士

當在武帝初而得大誓在武帝末則不得謂歐陽經有

大誓由兒寬以所受於安國者錄入也卽如其言而儒

林傳固云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何知歐陽經錄

大誓而兩夏侯經不錄猥謂夏侯之先張生未嘗就安

國讀大誓故耶漢書論衡併二十九篇皆指夏侯經增
大誓者若歐陽經不得併二十九也倘夏侯經不錄大
誓則漢書之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
論衡之尙書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皆何以言之漢
書敘傳班伯引書云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注大誓之詞
也伯受經於鄭寬中傳小夏侯之學而引大誓謂夏侯
經不錄大誓可乎

曰今文之增大誓既聞命矣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
其文似若淺露尙書正義卷十二又卷一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大
誓尙書正義卷一王肅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尙書正義卷十二三家

左海經辨

卷上

上

皆傳古文者而疑大誓將古文亦本無大誓與大誓正
義云東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
又何也答曰藝文志言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則大誓在古文內矣劉向別錄於古文
尙書云五十八篇尙書正義卷二向在祕府親見古文古文無
大誓別錄不應言五十八篇也說文解書孔氏皆古文
第三支部引周書曰孜孜無怠第十一水部引周書曰
王出涖弟十二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摛皆在大誓則孔
壁古文有大誓信矣且古文大誓固與今文不盡同如
古文流爲雕今文流爲鳥周本紀索隱云按今文泰誓流爲雕雕鷲鳥也馬融云明

武王能伐紂毛詩思文正義引鄭氏云雅
當爲雅雅烏也索隱誤以馬鄭本爲今文
古文師乃摛

今文師乃摛傳見御覽四百六十七引尚書大蒼兕史記

別本作蒼雉齊世家疑亦蒼兕古文索隱引馬融尚書作蒼兕蒼雉

今文也史記載大誓皆今文今本作著馬鄭尚書之大

誓自是安國所傳之舊康成雖云民間得大誓而無疑

詞鄭或亦指今文同於別錄七畧而馬融王肅不察向

歆之言直以後得今文大誓爲古文亦過矣若夫安國

之注古文大誓它書絕無所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

注尚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

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

左海經辨 卷上 十一

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

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

禮志隆安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

府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

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

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見通典八十二

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

太守見釋文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此孔安國同

時故得引其說而賴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

之者

今文尙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論伏生二十九篇併序而不併大誓辨矣然今文尙書有序與否蒙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不知有百篇又書序殷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生書有序何不分殷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見文集古今王文尙書辨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尙書後案末意其然乎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答之曰劉歆班固荀悅漢紀

卷二十五 河平三年

袁宏後漢紀卷十

二建初八年

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百篇之

序同出於孔壁尙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尙書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真之詞彼非果不知尙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尙書大傳篇目尙有九共帝告嘉禾聖命拊誥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 及藝文志考證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宜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

襄爲今學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按此書出魏晉間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傳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臧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殷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尙書殷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尙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

見漢書藝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

是亦每篇必有題

左海經辨

卷上

七

曰其殷庚二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尙書殘碑殷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足今文殷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三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卽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併合之嘗揣其故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

劉歆移讓太康王常博士書云

之詰意必偶脫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串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按而篇目既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既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詰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尙書有序者尙未有以質實也今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藝文志尙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

左海經義

卷上

七

十一卷矣

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

訓者

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

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

見毛詩篇首正義

以班

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卷數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

有序於尙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魯說

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

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

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

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

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傅司馬遷從孔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
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尙書
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
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爲太戊
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殷庚爲五遷無定處
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殷庚序
作高宗彤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
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

漢書律
厓志載

左海經辨

卷上

去

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棗命爲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棗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
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穀尸後
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
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器爲分殷之器物以康
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房爲女方大坰爲泰卷仲虺爲
中鬻遷蹠爲遷傲圯于耿爲遷于邢升鼎耳爲登鼎耳
鵷爲飢歸獸爲行狩異畝爲異母歸禾爲餽禾旅天子
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母逸肅慎爲息慎俛榮伯爲賜
榮伯伯罔爲伯棗棗誓爲獮誓呂荆爲甫荆說義文字

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尙書古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

刺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

文選七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蠅螬刺奔女也同鷄鳴鸛人上

也太平御覽夫移燕兄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海

過也後書漢注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

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

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

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

左海經辨 七

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

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

古文天漢後獻遂秘于中外不得見二句本論衡正說篇庸生孤

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

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

壁之本矣豈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

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

逸書二十四篇攬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為百兩篇而轉

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

其證三矣孔穎達尙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

外見正義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

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

皆載一字石經尙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

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尙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

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

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

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

陽大小夏侯尙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書經籍志今無可攷請

以尙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

踐奄尙書音義曰踐尙書大傳云藉也詩豳風破斧正

左海經辨

卷上

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

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于蒲姑

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

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

字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

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

告周公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

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

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

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

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

漢書海福

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與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

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滕之事

與亳姑之事聯為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

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

鼎耳而雉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彤日之序也今文

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即述經文云六月

左海經辨 **卷上** 九

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見御覽卷二百

六然載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

夏刑三千條見長孫無忌唐律疏義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

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

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昭公雖言六年

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

三千條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

其帝告藥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

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

既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

家說誅伐篇傅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据御覽卷三百此

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古文尚書紂作殷字其引尚書用

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漢

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為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

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

著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

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為大司農

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表數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

春秋於筮路見儒林傳成帝初以明經為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為

左海經辨 **卷上** 二

屬史記經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為御史大夫故知寶為郡吏在成帝初亦非

為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

立而康成注禮時尚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尚書

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

彪議遷都曰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商書殷庚之序

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

三矣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

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楊子

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為然若古文則

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

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矣夫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
其證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
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
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誥亦
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
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
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此語大與尚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尚書見存
目驗援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
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決三家尚書之有序與否觀者
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得不得謂
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
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篇併
序不併大誓也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伏生所藏壁中尚書不知何體書其教於齊魯之間及鼂錯從受當寫以隸然伏生為秦博士秦廢古文用八

體書則伏生尚書宜亦有兼存古文小篆者故如叶時

月尚書大傳不叶于極見困學紀聞叶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叶當作叶

泉魚史記夏本紀娶命史記周本紀○漢藝文志考證尚書大傳以罔命為娶命說文第十一部

引周書曰伯鬯古文瓘古文瓘字案說文此條上古文二字應衍芘厥敘後漢紀建

年詔芘施象刑白虎通芘告無辜于天論衡卷十五變動

方芘為建用玉極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皇作王此

皆古文之未改者也段君若膺不察而于方芘二字亦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云凡古文尚書作方凡今文尚書作芘自知與儀禮乖違復臆決之曰儀禮則今文為方尚書則今文為芘斯自相矛盾矣

今文三家尙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有同異，不知今文三家

又自各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尙書大傳則作辯章百

姓。今文也。又作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堯夷。說文土部

尙書正義卷二引夏侯等書，則作嶠。鐵史記夏本紀索

隱，引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作禹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

及史記作禹鏡，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記五帝紀如此。

古文湯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淮南子

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湯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

依尙書改之又作峒谷。說文第九山部，峒解云：一曰嶠。鏡，峒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谷也。古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尙書大傳，則作辯秩。

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

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紀。古文平在朔易。尙書大傳作

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

大傳亦然。古文芻咨。後漢書崔駰傳作疇咨。今文也。又

作訓咨。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夏本紀

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尔疋左傳謂之孟

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三引尙書大傳孟

諸靈龜。是伏生尙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省以出入五

言。漢書律厯志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訓字依隋志引改漢

志作詠
譌字
今文也又作來始滑以出入五言見五帝紀案

始即麥始之譌麥古七字形近來
滑留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亂
又作采政忽見索隱

傳今文古文曰弟亦作曰洩見徐廣傳史記一本說文

第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圉今文也
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

文曰蝨亦作曰粟尙書正義引鄭王本皆然
周禮大卜鄭注引如

此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
說文作霰從雨致聲徐鉉等曰今俗從務然則

史記亦
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

宜作霰
作霽皆霰之誤文獻通考郊社考祈禱

引洪範五行傳作霽亦非說文霽地氣發天不應從雨
致聲重文霽云縮文省霽天氣下地不應曰霽霽晦也

從雨裕聲
二字有別又作曰被見徐廣舉史記一本它如玉漢

書郊祀志作五樂夔尙書中候作歸
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鼓鼗諫
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益大誓文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鼗藻

之士杜詩傳士卒鼗藻鼗即鼓諫之異文蓋歐陽大

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

公羊有嚴顏雖共出一師猶不能無稍岐互要以各尊

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甘忌辛觀馬鄭並治

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噴而觀其會

通矣

今文尙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尙書亦有然者如內之爲入內古文俗作納寅餞內日尙書大傳云寅餞入

日出內五言史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說文內入也或之爲

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

亦罔有克壽鄭君論語注或之言有也達之爲通用克達殷卽大命

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本紀達于河達

于沛達于荷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尔正矜憐撫掩之也

毛詩鴻雁傳矜憐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

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尙書大傳云不麗于咎易象傳離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麗也答之爲對奉答天命尙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

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卽作狎字釋小文

御各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卽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鴛鴦

摧之秣之毛傳摧莖也韓詩卽作莖字釋文大明倪天之

妹毛傳倪磬也韓詩卽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抑洒掃庭內毛

傳洒灑也韓詩卽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詁代經

者也

史記用今文尙書

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尙書亦以今文為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

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尙書大傳歸格于禰祖用特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為度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箇箝

楛徐注箭足杆說文竹部引維箇箝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箇輅枯古文也榮播既都周本

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尙書大傳同文字皆與今文昭合則

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从古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文也五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魯周公世家載金勝周公卒後暴風

雷雨亦不獨黎之作耆流為雕之作流為烏如熊如羆

之文說如豺如離而已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

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尙書乃歐陽本也

史記用今文尙書

史記採尙書兼古今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
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
援引尙書皆用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
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
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

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尙書大傳作兆蠙珠泉魚不作玼暨說文第一

玉部玼重文蠙夏書玼從虫賓弟八承部引維箇輅枯

虞書曰泉咎繇夏本紀索隱曰泉古暨字說文弟五竹部輅引夏書曰惟箇輅楛重文不作輅楛

輅古文輅弟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箇輅枯峴冢導濇不作漾說文十一水部濇重文濇注思曰睿

左海經辨說文从養漢書地理志作養卷上

不作容尙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志下引傳曰思心之不睿

容容皆今文不離于咎不作麗困學紀聞引尙書大傳不麗於咎曰悌不作

圉詩齊風箋古文尙書以悌為圉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五十五亦與今本尙書異史記

當是古文說不作百年蔡邕石經高宗饗國百年皆古文之灼然可

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鈞奇故雜臚古今不冒專守一

家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学家說

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

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一篇與史記夏本紀文字大異史
記用今文漢書用古文也孟堅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
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班
志本注於山川之蹟與禹貢相應無異議者則直稱禹
貢證之如馮翊襄德下所引是也或有不言所徵而其
文實據禹貢如會稽郡丹陽郡分言南江北江中江
是也知者南江北江中江之名舍禹貢無它徵也又如
引桑欽六事亦不稱禹貢而實係古文尙書說是也如
朶木嶽陽衡章沛河宅土厥中說文第一中古迺同維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笛檠絲達于沛大壑既豬

說文十三里部野古文作壑

赤哉

禹貢釋文埴鄭

作哉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釋文引韋說蓋夏狄

出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哉顏師古本作埴非

周禮染人注引禹貢泗瀕泉魚適居篠簜
史記作竹中同是鄭本古文作狄

天沱灣內錫灣漢盟豬青黎史記作青驪西頤鄆水適同豬

榘渠叟倍尾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嶧山道江適同

四奧既宅朶旅內總內錕內戛服所存古文最多文字見說

文者皆古文左馮翊襄德引禹貢北條荆山右扶風美陽引

禹貢岐山宏農郡上雒引禹貢雒水河東都濩澤引禹

貢析城垣引禹貢王屋北屈引禹貢壺口河南郡穀成
引禹貢瀝水東郡東武陽下引禹貢灑水南陽郡平氏

下引禹貢桐柏廬江郡尋陽下引禹貢九江山陽郡湖
陵下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沛陰郡下引禹貢荷澤
成陽下引禹貢雷澤鉅鹿郡下鉅鹿引禹貢大陸澤恒
山郡靈壽下引禹貢衛水上曲陽下引禹貢恒水泰山
郡萊蕪下引禹貢汶水桑欽所言蒙山下引禹貢蒙山
琅琊郡箕下引禹貢濰水東海郡祝其下引禹貢羽山
蜀郡下引禹貢桓水郫下引禹貢江沱青衣下引禹貢
蒙山湔氏道下引禹貢嶧山隴西郡氏道引禹貢養水
首陽引禹貢鳥鼠同穴臨洮引禹貢西傾山西下引禹
貢蟠冢天水郡冀下引禹貢朱圉山安定郡涇陽下引

左海經辨

卷上

无

禹貢涇水信都國信都下引禹貢絳水六安國安豐下
引禹貢大別山長沙國湘南引禹貢衡山以上地理志
所引禹貢凡三十三事又引古文十一事右扶風汧注
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壺山古文
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頰川郡審高注古文以
審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
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
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
具區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注傳
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武威郡武威注伏

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十一事亦出禹貢則古文卽謂古文禹貢甚明而倍尾傳淺原豬埜三事尤爲古文之確證孟堅本注特加別識正以明此志前後徵引皆尙書古文異於他篇所引皆今尙書也又泝陰郡乘氏下言泗水琅琊郡朱虛下言汶水會稽郡吳下言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下言江在北東入海丹楊郡蕪湖下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金城郡河闕下言積石山右北平郡驪成下言大揭石山遼西郡繁縣言揭石水魯國卞下言泗水雖不侔所出案其文亦是據禹貢爲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說又上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平原郡高唐下引桑欽言潔水泰山郡萊蕪下引桑欽言汶水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張掖郡刪丹下引桑欽言弼水中山國北新成下引桑欽言易水凡六事皆卽桑君長說古文尙書語而亦不侔禹貢者從可知也敦煌郡敦煌下又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此亦杜伯山說古文尙書語也惟平原郡鬲下一引平當以爲鬲津此必平當說今尙書禹貢九河語然則班氏引今尙書家與古文家說標識甚顯白矣其稱古文以爲者必古文先師說無疑古文家相傳述莫得其主名故不能如桑欽杜林之

直書其人也。不言尙書若禹貢者，上有所承省文也。若

通于河，通于淮，泗易達為通。傳寫偶亂，降水為絳水。信都

國信都下上黨郡屯留下則改讀始於桑欽。禹貢正義云鄭以降讀

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

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壽祺案地理

志上黨郡屯解班本注云桑欽言絳水出瑤瓊釋文

西南東入海然則易降為絳自桑欽始也瑤瓊瑤瓊釋文

一玉部瓊重文瑣注現或从貫均江海松當為沿馬

本作均云均平據此古則古文之或字不足以一二致

疑段氏若膺堅執史記漢書引尙書悉用今文遂以地

理志中之脗合古文者盡斥為後人改竄並古文十事

明在禹貢者亦強目為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始不可憑也

...

...

...

...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

文考之凡引尚書無併古文者逸書則併尚書逸篇引

尚書大傳近十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

地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似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細少以地似

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併為

經縛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纁疑即今文顧命布乘

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為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从古文家上自高祖

下至卒孫之說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

左海經辨

卷上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為周公以王

禮葬與尚書大傳符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

與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而不從古文家周公

奔楚之說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

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立特好古文尚

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

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

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

無別識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

氏傳建初元年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

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

尚書達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祿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

用四分蓋遠尤明左氏傳先已為之解詁故也見本建

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鴻傳著白

虎通義儒林傳序達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

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為衛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

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

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

觀時遠方為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

異遷為衛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

觀記言遠以衛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

左海經辨

卷上

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樂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古文而楊倫

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按鴻為司徒在安帝

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

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

尚書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

經稱制臨決宗旨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故

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遠

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入

講南北官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出魯韓而無一語

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詩案詩湛露毛傳有

尙書亡逸篇說

仁和孫之騭輯尙書大傳召誥傳有大社惟松東社惟
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句按此文出白虎
通社稷篇併尙書逸篇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引並同則非書傳文明矣惟初學記及禮記
郊特牲正義作尙書無逸篇無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尙
書篇數之亡逸者也古亡無通傳寫誤亡爲無白虎通
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亦其例也今本尙書
大傳毋逸傳有此文乃後人綴緝者屢入江處士聲尙
書集注音疏堅執爲書無逸篇之佚句而以亡之與逸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二字有辨力詆合稱亡逸者爲妄段氏古文尙書撰異
用其說然則大社惟松五句亦將緣初學記禮記正義
之譌文人之尙書無逸篇乎且尙書大傳無逸作毋逸
見困學紀聞卷二不作無字編考諸書未有載尙書大
傳引毋逸佚句者此何據也余友高郵王伯申曰白虎
通引書無有舉篇名者不應於此忽亂其例斯言足以

破惑

尙書大傳辨譌

尙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脫。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舉。如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尙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尙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尙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以上並見御覽又曰。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紫。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史記作勝。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誥四方。爲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於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傳篇文。注亦盧辯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畧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稱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案此乃卽有郃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仍爲書大傳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注。引尙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元曰。四指爲扶。下云。扶音膚。此三

字乃李善語而誤并爲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
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勛世祚太公以表東海案
正義所傳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
昭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
理論容成作厯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
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母一條十八字月羣
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厯見藝文類聚卷
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爲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
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
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
左海經辨

卷上

七

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
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
取地以爲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
六州部堯南撫交趾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淹水注惟首
五字是大傳文其下於禹貢荊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
酈道元語消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
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
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
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一條
見毛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爲

伐昆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襁褓一條見毛詩斯干正義下云襁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以食而弗殊有放食族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旣御著于右手四十八字乃毛詩邶風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義以爲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嫫母一條二十二字乃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大辟二百一條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學士一切羸入書大傳孔廣林本據初學記帝王部增夢眉與髮等五字而初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至碯溪云云亦據初學記武部漁然此乃尙書中候文初學記誤爲尙書大傳又如舜讓于德不怡惟刑之謚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榮播旣都被明都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尙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

采女則有逸罰句本尔疋汪恐是引殷庚或柴誓之文而小有誤今竟依邢疏斷爲今文采柴誓曰劇乃獲斂乃阱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支部真古文也今竟依賈疏斷爲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夏傳此本並入咎繇謨天子三公一條據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注云云又古者天子三公一條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兩文並在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年疏並云畧說文左海經辨

卷上

而此本入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爲察也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畧說又說命傳似當爲毋逸傳毋佚共在高宗乃武成傳似當爲牧誓傳今文牧誓或諒陰三年不言歸禾似當爲嘉禾載史記子之命似當爲微子麥秀之歌當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幪注幪音蒙嘉禾之序有字乃文選求賢良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九字乃鄭志答張逸問之文舞雩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

禮鞮鞮氏正義文。鯉魚魚刀注。鯉字下夾注渠成切三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高宗梁闇注。闇讀如鷓。鷓謂廬也。八字乃禮記鄭注文。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一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至閉于宮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註文。師乃鼓篋諫注音符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廬學士考異。在旋機玉衡條。載別本有鄭注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案此乃鄭尙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白魚入于舟中條。載別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尙書注文。見後漢書杜篤傳注。四年營侯衛條。載別本有鄭注云。

左海經辨

卷上

四

建侯衛是封衛侯云云五十四字。乃毛詩豳風譜正義文。遂踐奄條。載毛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云云。三十字。案毛詩破斧正義引書傳。遂踐奄云云。不言是多方傳。豳風譜正義引書傳三年伐奄。下引多方云云。乃孔穎達引尙書及鄭君尙書注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八遷五遷辨

尙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云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正義據國語史記云契至成湯十四世八遷者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僞孔傳言湯自商邱遷亳案自契至湯八遷若相土至湯竝不改都豈契至相土三世而有七遷耶必不然矣又盤庚云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又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僞孔傳云自湯至盤庚五遷都盤庚治左海經辨

卷上

四

亳殷孔疏云八遷五遷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馬融鄭康成王肅并數商邱亳囂相耿爲五僞孔傳則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鄭注謂祖乙去相居耿國爲水所毀脩德以禦之不復徙僞孔傳云圮於相遷於耿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以上諸說八遷惟得其四五遷則傳疏與諸儒異路史亦止云八遷可見者六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五遷馬鄭王上及商亳傳疏下逮亳殷皆爲疎漏案史記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二年封稷契皋陶

賜姓號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禹所封也壽祺案卽今陝西商縣其地在華山南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見水經卷十九注水經注云

闕駟曰蕃在鄭西然則今樂城是路史國名紀三曰地有高山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見書帝告釐沃疏昭明契子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引世本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氏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今

左海經辨

卷上

四二

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以冥往河治水爲一遷非也盤庚疏云鄭以商自此號爲殷前未有殷名亦非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世本亦云孔甲復歸商邱統箋以爲此殷侯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非也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于囂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

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
史國名紀三云鄴上甲微居卽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
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
以上甲爲大甲爾此八遷之事也五遷囂相耿見書紀
年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留浚儀
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
倉壽祺案或說亦見括地志史記作傲索隱曰傲亦作
囂左氏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
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
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山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
西北十五里路史國名紀四云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
穆天子傳囂氏之隧卽傳薄狩于敖者今滎澤縣治在
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在今滎澤縣當二十里紀年
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于相僞孔傳相在河北水經
廿三陰溝水注楚相縣虛荒今屬苦績漢志陳國苦春
秋時曰相相有二左氏傳桓十五年注沛國相縣宋地
也其一則河亶甲所居尚書釋文今魏郡有相縣史記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
河亶甲都郡國志寰宇記竝同路史國名紀四云亶甲
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

岸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今爲河南彰德府地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耿作那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那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路史國名紀四云卽晉滅耿賜趙夙者左氏傳閔元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卽爲那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那是那卽耿也開皇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今屬絳州河津縣皇極經世云祖乙圮于耿徙居那非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

左海經辨

卷上

四

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卽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書疏云亳殷卽是一都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殷在河北與亳異也孔氏尚書正義駁之云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案河亶甲居相相在

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是夏甲所居也

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

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史記曰盤庚涉河南治亳後

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

在河北迫近山水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

河徙都於亳

鄭君書注云徙居湯舊都又云治於亳之殷地

然則考之紀年自

湯至盤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冪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

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為成湯元年及即位因居之

歷太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

以受命興王之地

毛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為受命

并入五遷之數

左海經辨

卷上

四五

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冪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為五遷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盤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盤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盤庚居亳時盤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文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

三亳辨

路史云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鄰案高辛與

湯之都並杜偃師非穀熟也路史誤亳有五一在杜南先世之居路史注長安杜

南有亳亭有澗水○案說文亳為京兆杜陵亭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一偃師西亳

路史注屬西京或以此為湯都誤水經注梁國二亳是矣案梁國二亳當指穀熟與蒙路史注非偃師屬河內

不屬梁而考城為北亳封後隸拱州景亳薄是路史注漢薄縣

屬山有景山亳城湯亭九域志景山在澶湯受命都之路史注古亳城

在考城東北五十三里有一鄭地路史注左氏傳襄十一年盟處而譙

弗預周武帝時始改置亳州今亳州屬潁州府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唐天寶二年始置蒙城縣今亦屬潁州

此與皇甫謐所言無涉水經注又引皇覽曰薄城北郭

左海經辨

卷上

吳

東一二里平地有湯泉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有湯池徵陌是也○案史記秦宣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

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非殷湯矣南

北亳亦皆曰商路史注或以考城為南亳安或以實三

亳阪尹者妄壽祺按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而於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續

漢志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鄭君

書注曰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主班志說孔疏引尚書中

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是指偃師在洛西也

續漢志河南尹鞏縣劉注又引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

命杜預曰鞏縣西南有湯亭按今河南府偃師鞏二縣

鄰接鞏縣之湯都卽偃師之亳也湯之創業始於景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遷居嚮墟亦名爲亳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卽偃師尸鄉也書有帝告釐沃告卽學省文書序言從先王居是湯有天下實遷居偃師而皇甫謐則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皇甫謐說見水經二十三汲水注又見尙書疏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盤庚治亳殷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

左海經辨

卷上

四

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也立政曰三亳阪尹是也以上見續漢郡國志注案謐言三亳小顏漢書注羅莘路史

注已糾之考湯及盤庚所都唯有偃師與蒙若穀熟獨有謐言之不足信也據紀年盤庚遷於北蒙曰殷則明

在北亳而非西亳謐言誤矣又續漢志云梁國薄縣湯

所都劉注引杜預曰梁國蒙縣西北有薄城城中有湯

冢其西又有微子冢

左氏傳莊十二年蒙澤注作亳城續志注引杜語作薄亳薄二字通

微子杜注作箕子

臣瓚於前漢志山陽薄縣下云湯所都又曰

湯居亳今涉陰亳縣是也

水經汲水注引闕駟語以爲湯都

今薄有湯

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孔冲遠歷引諸說疑不能辨

今按蒙穀熟古但名高邱不名亳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

漢薄蒙穀熟故

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

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皇甫謐杜預

臣瓚司馬彪皆晉人諸家所云本一說也但謚言穀熟為南亳失之不經言湯與盤庚所都又失其實水經注

汜水璠水二篇言北亳南亳亦沿謚說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是以此為湯游息之處也然則湯實都偃師其蒙縣劉昭云湯所

盟處蓋湯為諸侯時居之盤庚亦徙居之謚以湯都南

左海經辨

卷上

四

亳不都西亳又謬矣師古於偃師下注引劉向云殷湯

無葬處以折臣瓚湯冢之說而於山陽薄縣下復采瓚

注按元和志云亳薄字異義同

案管子輕重篇湯以七十里之薄兼築之天下

墨子非攻下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周書殷視解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篇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

尚書大傳

呂氏春秋卷十八慎大篇曰湯嘗約於鄆薄

亳皆為薄案廣韻鄆殷國名呂覽高誘注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憤勢篇同又禮記中庸鄭注殷讀如衣今姓

有衣者殷之曹與路史謂鄆即殷非也

水經注二十三汜水引皇覽曰湯

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

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

水災因行湯冢然則諸冢之言以湯嘗止於亳指實其

處而穀熟與蒙不得分爲二毫也杜預亦兼存偃師其
意止有東西二毫故以商頌景毫爲周地也三毫當如
鄭君書注謂遷毫之民而分爲三東成皋南轅轅西降
谷是酈道元水經汜水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嚴粲詩緝
並謂湯自南毫遷西毫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
寰宇記歐陽忝輿地廣記並謂穀熟爲湯都皆本之皇
甫謚謚之前無爲是言者路史雖糾謚妄猶不免爲謚
所欺也按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卽今河南歸德府
水經注大蒙城水經汜水注汜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
俗謂之小蒙城汜水又東逕大蒙城北
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
毫也所謂景毫爲杜毫矣在今歸德府高邱縣北四十
左海經辨

卷上

兗

里穀熟故城在今高邱縣東南四十里若如謚言商王
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奈何強充
分以充二毫之數乎

史記高祖本紀正義曰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
商州安陽縣卽北蒙殷虛王伯厚地理通釋據之非也
河亶甲始居相祖乙始自相遷耿故世以朝歌北爲殷
墟盤庚所徙北蒙在蒙縣也紀年云武乙三年自殷遷
於河北案此與史記
股本紀合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案此路史
系之武丁
從水經卷九淇路史國名紀云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
水注酈道元說路史國名紀云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
鄉者近紂都水經注紂都在冀
州大陸之野卽此紀年又云文丁元年王

卽位居殷附注自洙歸殷邑紀年又於帝辛帝乙皆云

居殷路史引帝王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路史以

為武則自帝乙而後遂名朝歌為殷矣帝王世紀曰紂

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史記正義曰紀年自盤庚徙殷二

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

邯鄲及沙邱皆為離宮別館然紂所居殷乃帝乙徙朝

歌地也以為盤庚之殷殊誤朝歌兩漢志並屬河內郡

云紂所都按今衛輝府淇縣是漢志云南有牧野水經

注引應氏地理風俗記曰河內殷國也周名曰南陽路

史注引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所謂北

左海經辨

卷上

蒙戰國策所謂紂兵左飲淇右飲洹者又云庚丁徙河

北號北殷地卽殷墟在相之安陽西有澗水北去朝歌

百三十里路史注南去鄴三十里史記項有殷城案水

九沁水注引述征記河內懷有殷城元和志在武陟東

南十里殷王卽治之考紀年秦伐鄭次於懷城殷殷之

為名晉之殷州水經九沁水注劉聰建中復為澗州路

久矣注建中二年以陳之澗水置貞元二年廢元和十二年

復立案此陳州商水縣秦置澗強縣漢改曰滎陽隋

改為澗水唐名澗州宋改商水唐路史云自盤庚至紂

復五遷盤庚蒙武丁徙河世不知矣然所數
庚丁一徙與史記紀年皆不合未詳何據韋昭楚語注
又謂武丁遷於河內從河內往亳都此盤庚以後遷都

之事也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

歛孝廉方正程瑤田撰喪服文足徵記疏通經傳多窮極精微之指惟大功章二事意所未安謹辨明之亦程氏不阿好鄭君之義也

一事大夫之妾所為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

君同舊本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據鄭注知之

左海經辨

卷上

五三

鄭康成考定經傳

經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本下言

以下二十一
字在註中

今本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今考定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

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
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
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
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將及時也

壽祺謹案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
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服爲一等注
中兩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
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寫誤與傳亂耳鄭下經
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此注三十二字當退
在傳下卽繼以下言二十一字並屬舊讀蓋上言爲君
黨下言爲私親黨文義相承不可割截下又繼之曰此
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破
舊讀之意謂誤在舊讀不在傳也假令下言二十一字
是傳文則傳故以妾貫三等之服所云爲君之黨實兼
二等不得專屬上經君之庶子鄭何以不斥傳誤轉指
爲文爛在下乎賈公彥疏云下言二字謂妾遂自服其
私親也九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
君置之賈氏所見鄭本已譌故說亦不了程氏喪服文

足徵記乃謂傳實有此二十一字而鄭意以爲衍文傳果有此文安得爲衍且與文爛之語何自相戾也鄭注本無一字斥傳橫加此言得無誣乎又注云此不辭者鄭以私親不言其爲不辭故下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此鄭舉經非私親不言其之例程氏乃謂鄭斥傳下言二字爲不辭亦非鄭意也雖然經例固有正親而言其者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亦有私親而不言其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是也此經以大夫之妾建首其下一爲君黨一爲私親黨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分別截然鄭君必以不言其爲不辭亦固矣程氏女子決無逆降之辨吾蓋有取焉
二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經昆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鄭注考定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徐氏讀禮通考程氏喪服文足徵記皆以昆弟宜左海經辨

卷上

五

依舊讀在下謂大夫爲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兩相互見不必重出而程氏之辨尤長今先考喪服經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次考昆弟之服具錄如左而後正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庶子。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殤小功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左海經辨

卷上

七

昆弟之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

夫之庶子爲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其者降在大功適子爲之亦如之。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殤小功章。昆弟之下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注：謂爲士。

者若不仕者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爲人後者爲其昆

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從祖昆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

父昆弟

注從父昆弟亦謂爲士者

總麻章族昆弟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下

殤

壽祺謹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昆弟二字由鄭君始移傳上與母妻相屬程氏以爲宜依舊讀在下然下經卽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文義明承二庶言之若加昆弟二字於其上

左海經辨

卷上

五

則贅甚而於皆爲之文轉相隔闕且所服者從父昆弟其爲之服者自視亦從父昆弟也惡得復冠以昆弟之文此誠不辭矣昆弟相爲辭一而已經有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此繫大夫言之不曰庶昆弟爲適昆弟也有公之昆弟爲其昆弟之長殤此別於父在之稱繫公言之不曰昆弟爲其昆弟也今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而復冠以昆弟然則不杖期章之昆弟可曰昆弟爲昆弟乎大功章之從父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父昆弟乎小功章之從祖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祖昆弟乎總麻章之族昆弟可曰昆弟爲族昆弟乎吾有以知其必不通矣

夫互見互省之例經多有之然審覈終篇又不可盡拘
經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三者之爲服最備請比
而觀之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殤大功章
曰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
長殤中殤殤小功章曰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此
庶子爲適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具詳之未嘗互
省也不杖期章不特言大夫爲適子者適子之服上下
同之也成人大功章有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之服不
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之服殤小功章
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之長殤之

服此三章程氏所謂互見者也今攷大夫爲庶子爲士
者大功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其爲庶子爲大夫者之服
不見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已明之矣而大夫之子
爲昆弟爲大夫者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
昆弟大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長殤小功則
是庶昆弟之服成人及殤等差悉具其從乎大夫而降
者亦益明此與庶子爲適昆弟之服諸條其例正同胡
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也且大功章大夫條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條此兩章所互見唯大夫爲昆弟
爲士者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大夫者一等

耳若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於其子爲從祖父母其通服在小功章大夫之子其子與昆弟之子於大夫皆爲庶孫其服亦在小功章前兩章中不能互見也至於大功章著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又著二庶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士者是從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著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大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殤小功章又

左海經辨

卷上

李

著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是姑姊妹女子子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然則獨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乎故蒙謂經之昆弟二字宜上同而不可下同程氏之言失之矣問者曰如是則舊讀誤與答曰鄭注但云昆弟舊讀在下賈疏亦但云馬融等抽之在傳下而不言舊屬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上是舊讀昆弟在下亦必係專條立文決非連綴皆爲二字之上合而爲一也自宋以來馬融等舊本禮經已亡學者惟見鄭君更易之本遂不察而以俗讀之誤合者爲舊

讀矣。昆弟已見不杖期章。此繫二庶。文重出而義各殊。如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兩條。舊君亦見上經。文重而義異。與此二庶之爲昆弟一例也。二庶之母妻爲私親。而昆弟非私親。故厭降之義。傳於母妻發之。不於昆弟發之。諸侯大夫之厭降。其妾與庶婦。不見於經。而大夫降其庶子。已見大功章。故傳於二庶之母妻詳之。於昆弟則畧而不言也。明乎此。則昆弟二字。從舊讀可。從鄭讀亦可。而如俗讀連綴下條。則詞義違戾。九經所必無之文法。不可以厚誣古人審矣。

左海經辨

卷上

六

夫... 庶... 昆弟... 文重... 義異... 二庶... 母妻... 發之... 諸侯... 大夫... 厭降... 妾與... 庶婦... 不見... 於昆... 弟發... 之... 諸侯... 大夫... 之厭... 降其... 妾與... 庶婦... 不見... 於經... 而大... 夫降... 其庶... 子已... 見大... 大功... 章故... 傳於... 二庶... 之母... 妻詳... 之於... 昆弟... 則畧... 而不... 言也... 明乎... 此則... 昆弟... 二字... 從舊... 讀可... 從鄭... 讀亦... 可而... 如俗... 讀連... 綴下... 條則... 詞義... 違戾... 九經... 所必... 無之... 文法... 不可... 以厚... 誣古... 人審... 矣。

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說

通典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服尊所不降也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庶子爲父後厭於承重不得申其私情故爲所生服總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宣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尙書奏至尊總麻皇后齊衰案周

左海經辨

卷上

六

禮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母遂駁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總麻也壽祺謹案庶子承重故降其母總妻雖有共祭之文而無承重之義則爲皇姑何不得伸之有如妻有私親服亦不當共祭爲皇姑可知也凡婦服夫黨降一等不聞於已降者而再降之也夫雖降服臨之以姑則婦不得以從降爲義從輕服重本不繫夫以卑承尊豈宜隆婦不厭於舅卽不厭於祖禰存且得伸死又何厭爲公子之妻尙得盡禮皇姑爲繼祖禰者之妻轉令降其本服是母之所伸於子者少而所詘於婦者多

豈聖人所以因名制禮之意乎賀循虞喜之說得之惜其引例猶未能盡也然而賢於孔瑚綦母遠遠矣



左海經辨

卷上

三



其內四節未詳蓋世然而獨從其附錄其後
其後入也因其各論其入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